



創意獎 陸孝文·徐庭瑤 散場



夏日無可堅持，她冒著蒸騰暑意，奔跑下樓買餐盒，隨著快速人潮走向那喧鬧的十字路口，腦海中兀自播放剛才客戶的抱怨電話。兩秒的瞬間，心臟電流般突突的跳，眼角餘光撇瞥見那畫面：停佇在斑馬線前那輛破舊藍色貨車，樹影鋪陳於玻璃反光，偷閒無聊的休憩時光，摘下的眼鏡安放文件上。

倚靠於方向盤上暫時安歇的手臂，有著她熟悉的線條弧度，幾乎可以聞到臂上的陽光溫度，汗毛的粗礪質感，肘間還有個顏色較淺的陳年刀疤。隨著加速的心跳快步離去，揣測著車裡視角：他應該認不出她。震懾於光影在玻璃上的離合遊戲，樹影迴此翻湧，雕塑出抽象的光。像條撤退路線，預備著復活的奇蹟；從此記憶不斷回到這裡，馬路成了亙古的曠野。



散場離去，陳舊微光的綠絨椅，搖扇般的牽掛。兩年八個月前分手，最後的電影場景呼應故事結束於黑暗，聚光燈打在他們的身上，演出悲歡老套的劇情。那時彼此都意識：這是最後的結局。身邊的人紛紛起身，幕後花絮隱喻荒謬，交換什麼解釋什麼，零星的人陸續離場，燈乍暗，字卡兀自播放著…

分手事件各自解讀。如無數次他開車運貨完畢後，便接她到城市邊緣的二輪電影院。陳腐爆米花與鹹酥雞氣味糾纏，死前視網膜般播放劇情，包括所有未從表達的驚懼：隱藏在笑臉背後的動機。散場後她的眼淚簌簌滴落綠絨座椅，於是他等待著，喉嚨乾硬說不出安慰的話語。

刪除。記憶熔岩般喀喇喀喇的崩落，剎那間的輕顫與崩解，光影輾過她的肌膚於灰燼中毀壞。彷彿持著火炬進入，被咒語封閉的黝黑密道：白的枯骨，空的貝殼，幸福是死亡上的花朵。



雨天的夜晚，在冷清的夜市看見了她。烤烏蛋的攤位前，白棉衣黑短褲的斜側身影，熟悉的馬尾搖曳，她無猜的吸吮著一支熱狗。側旁的冰淇淋像個巨大發光的雕像，地面濕漉漉的倒影如華麗的夢流竄遠方。他看了約莫十秒鐘，揣測著她為何來到這裡，要不是運送貨，根本不知這城鎮陌生的夜市，扛著運送的貨物便轉身離去。矛盾的內在對話喋喋不休，他如夢遊般行走。

或許她冥冥中感應到什麼似的回頭。嘩啦嘩啦雨聲中，黑暗橫在眼前他們聽見，變換成不可理喻的糾纏：有鑰匙的語詞匣，肉體藏匿的布袋，情緒堆疊的韻腳…。而後小販的叫賣聲清楚呈現，搖擺走路小孩的笑語，雨滴打在傘面的痛楚節奏。

必須刻意的，成為不刻意的；跨越至夢境，盜獵了她的夢。